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

五代史王審知字信

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爲農民

馬令南唐書

王審知爲農

淳諱審知光州固始人

熙三山志王審知字詳卿本瑯琊人

高祖睦唐貞元中

爲光州定城令遂世爲固始人也

身長七尺六寸

紫色方口隆準兄潮爲縣吏唐末羣盜起王緒攻陷固

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

五代史唐廣明中黃

巢犯閩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爲縣佐緒署爲軍正

九國志潮字

信臣

五國故事長兄潮次兄郢及審知軍中號爲三龍

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

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

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畧自南康入

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

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弃

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

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

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

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

玉壺清話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

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

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
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共爲
之請方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或囚之軍中緒後自
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爲潮所擒

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

五代史蔡

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衆渡江
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
忌部將有出己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
其衆求帥乃刑牲歃血爲盟植劔于前祝曰拜此劔動
者爲將軍至潮拜劔躍于地衆以爲神異卽奉潮爲帥
九國志時光啟三年八月也至景福二年盡有泉汀
五州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
畧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畱之潮卽
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

馬令南唐書唐末羣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

畱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畱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

光啟二年福

建觀察使陳巖

通鑑考異劉恕閩錄黃巢陷閩越巖聚衆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鑑

奏爲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爲

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溪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

之鑑表巖自代拜觀察使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

自稱畱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

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

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

歲唐卽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

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

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

五代史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閩潮爲理整

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罷潮因引兵回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啟二年福建觀

案使陳巖表湖爲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于壻范暉自
稱雷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
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卽表其昭宗因建威
武軍于福州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爲副
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播捷審知無怨色潮寢
疾舍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
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
不受審知自稱福建審知後表于朝廷審邽以審知有
潮威武軍節度使制門下朕言念蒸黎非常勞旰食其
遐徵尤所注懷况閩越之間島夷斯雜已成殊庸未
備伏匪仁恕詎可以惠綏俾其有善政已戎殊庸未
宜假之缺鉞錫以麾幢俾并節制之權式寵察廉之寄
具官王潮術深金匱學富玉鈴彎弧傳百戰之名撫劍
號萬人之敵才高御衆志本勤王風雲暗合於機謀霜
雪不移其節槩爲仁由已重土逾山雅負將材尤精夷
理自撫寧列郡振舉六條疲吐懷愛戴之心漓俗仰康
潔之德集是休烈溢於聽聞而職貢交修賦輿靡闕尊
主之誠可見勝殘之踐無踰是情爰壯中權仍遷閩錫
其守茲舊貫服我新恩勿恃貴以驕人無作威以生事

更勵奉公之節益堅惠下之規則侯寵靈罔虧績効可
某官主者施行三陞為威武軍拜節度使福州乾寧元年
授潮觀察使三年陞為威武軍拜節度使福州乾寧元年
江九國志潮十二月丁未薨梁溪漫志王審知據
閩人避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三山志初潮未至民
謠曰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至是驗五國故
事唐末起兵為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眾入泉州旋自
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為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
矢口出益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青
箱雜記光啟中陳巖為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潮水來山
巖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
其應也時又有謠曰騎馬來騎馬去蓋光啟丙午亡國
之應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五代史唐末
也福建觀察使九國志光化元年三月己丑受朝命
十月癸卯授本軍節度使稽神錄閩王審知初入晉
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
和市官忤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為
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家中問陳支計家所
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

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
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
色悼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
起事其兄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於水西故俗
謂之水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五代史
大云云
校太保封瑯琊郡王九國志天祐元年四月封
熙三山志懷安開元寺戒壇唐天復三年建王審知於
此開壇奏度僧三十人乞保昭宗鑾輅回京黃滔御
史集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保昭宗鑾輅回京黃滔御
之職有民有民之道興禮樂惇忠孝以行事興禮樂惇
忠孝以行事然後謀興禮樂惇忠孝以行事興禮樂惇
道德以居之樹神祇以尸之爲一方之巨防雖永古而
無疑我相府瑯琊王公之有閩越也具列藩之業脩
有地之職行有民之道自乾寧四年丁巳至天祐二年
壬戌凡六年禮樂興忠孝敦乃謀及城池沙門既謀乃
尸及神祇於是開元寺之靈山塑北方毘沙門天王一
鋪全部落已鎮于城焉大矣哉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
陽功配陰陽夫毘沙門梵音唐言多聞也始自于閩利
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晶宮

殿領藥又衆爲帝釋外臣以護南贍部洲其道入大乘
得無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謹稽我公之築城也恢
守地養民之本隆暫勞永逸之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
陽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周圍二十六里四千八百
丈基鑿于地十有五尺梓土胎石而上上高二千八百
十有七尺外焚以磚凡一千八百有十間自廊凸而出之
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十間自廊凸而出之
爲敵樓樓之層者二十有三又角立之樓六其二者層
復層焉皆欄杆鈎聯參差煥赫而廊之更鋪其四而鋪又
各以鼓而司更焉凡三十有六謂之廊更鋪其四而鋪又
入其南曰福安門福安之東曰清平門西曰清遠門其
北曰安善門安善之東曰通遠門其東曰通津門通津
之北曰濟川門其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扇開陽閭陰
門之上仍揭以樓三間兩挾兩踰修廊雙面遠碧門之
左右又引而出之爲二亭兩間一厦又扉樓之門九曰
暗門焉又水門三其二樹櫺節波卸帆入舟鳴舷柳浦
迴環一郭堤諸萬戶注之以歷二渡之以橋九鏡瑩虹
橫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粵南月城也東貯九仙西
盛鳥石之二山嘉樹蓄雲茂草藏獸城上之廊一千十
有三間其中七間謂之徘徊敵樓四十有九樓之層者

三其門二曰登庸門郭璞記南臺江沙合橋道清門其上有宰相而
我公膺期今登庸門外橋名沙合橋道清門其上有宰相而
其下之屏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八水門二其堰一其橋
五及廊之更鋪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西復距而
出之謂之橫城其東也城上之廊四十二間五復距而
兩間兩面之敵樓其門一斯南月城之制也伊北月城
也城上之廊六百四十二間敵樓二十有六樓之層者
十其門二曰道泰門嚴勝門其上一及廊之更鋪十有
之引亭建暗門四水門二其橋一及廊之更鋪十有
復與南月城類又觜而出之謂之橫城上之廊五間
一厦其門一斯北月城之制也其東畫城上之廊五
連乎南盤別浦以爲溝悉通海鰲朝夕盈縮之波底澤
鱗介岸泊牒艘北截越王之故山派西湖以爲隍若鰲
之負如甌之置軒然翼然真謂天設之府神開之
地也旣而我公一旦蒞分席校鱗軍堵塋陳大會以落
之而旣曰惟閩越之爲藩屏也建汀二疆東其右巖干
而壑萬溟海巨流瀕其左濤雷而浪霆信乎江山奇險
無以加之矧今新之以城壁城壁之以鐵石古人言得
地又言守地又言堅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城得
以堅壁信不疑矣然則吾之戴恩忝忝土勤勤懇懇不以城

江山奇險之爲奇險不以城壁鐵石之爲鐵石也修道
德樹神祇以居之毘沙門之天王自天寶中使于闐者
得其真還愈增宇內之敬旋大夫芮國公荆渚之塑也
凡百城池莫不一之斯舊城之北往規也舊天王在子
城北也斯新城之制今城也且勝莫勝于開元寺尙莫
向于寺之靈山阜寺之良控城之一祖僧六葉鴈其下
珉石一峯星其上廬山灣落星石上有佛舍劍池澈寫
飛上奔揖足以象水精而瑩宮殿掀廟貌以衛城池爰
將釋工之精搜壘之妙製乎聖質俄然化出身披金甲
手擎鴈塔地祇下捧天將前擁光灼灼而如將動搖神
雄雄而欲叱咤觀之皆謂須彌拔宅于是矣于闐分
身於是矣而復翼僧堂而右遂騰鍾樓而左寔毳錫百
萃其夏午蒲鯨六吼其宵加信爲塵問之北方連營之
靈域也訖命小從事洎刊貞石而碑之滔不方連營之
戒三日抽毫而書猗歟天王因果則釋氏猛勇則兵權
敢願而願從云戰而戰勝至如揮額汗以爲童子刳修
羅之師擎手塔以貯彌陀解天鼓之赴爰皆胖蟹克致
威通洎唐有土藩之贛也頭而以行疹儀金以現人嚙
戈以生鼠與彼時之元應蓋大同而小異况邇則咸通
季蠻之侵蜀蜀人亟新褐衣條以乘空目光燿以照地

蛇將奔穴龜竟全城如是則護南贍部洲豈虛言哉今
吾公之至誠通日月宏願質鬼神以曠世之功業託無
生之法力豈昔時之有是而今之不然哉雖體蒼蒼
而無言固乃昭昭而有鑒輒爲之銘其詞曰受命帝釋
封邑須彌金甲儼被藥義雄隨越七金山突修羅師入
大乘妙與聲聞差于闐分身皇唐衛國若加善禱咸蒙
聖力塞馬煙塵絕彼閭越戈戢虜騎猶東蠻未北現以真
箴亡乎恃德懿彼閭越戈戢虜騎猶東蠻未北現以真
石取它山壤塹聯崗疊百厥雉累于樓塾龍於隍如嶽
羽之祥奔馬響並馳車軌方集鳳於樓塾龍於隍如嶽
斯立如翼斯張不有依憑曷旌扁額將列月殿巍義
設鐵鬚卓堅漆瞳睇映捧足神俯持劍將列月殿巍義
靈山嵒嵒法逮無生權唯有兵昔之若是今肯唐亡梁
忘情閩山永高閩江永清厥宜識之盤石斯城唐亡梁
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
琦里右廟爲昭福祠從福建奏請也又三年四月封
福建節度使王審知爲閩王九國志開平三年四月
封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

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

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

五代史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是時楊氏據

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
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後唐莊宗卽
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
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
休息三十年一境晏然淳熙三山志王奉身儉約至
躡敝履貨泉錄王審知鑄大鐵錢濶寸餘甚麤重亦
以開元通寶爲文以五百文爲貫俗名謂之銚與銅
錢並行十國紀年閩史曰王審知爲閩王梁貞明元
年汀州寧化縣出鉛置鉛場好禮下士王俊唐相溥之
二年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

宦

五代史補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

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爲驍敵武皇眇一目而
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勾
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

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
琛爲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
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
語王審知父母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
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不可審知曰如則先
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審知曰如則先帝今欲
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又黃滔在
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
遂請爲代謝賤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才從羊
續懸來列在鼎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稱大佛千億化
御史集丈六金身碑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千億化
身而古今之世以諸佛菩薩其或鑄成塑成刻成其或
筆繪幅繪乎像不可勝紀况多應現感通之身其非之
乎我公粵天祐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丈
有六尺之高後二十有三年丁亥繼之鑄菩薩二丈有
二尺高銅爲內肌金爲外膚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巍巍
落落毫光法相初我公登壇之三年乙未秋一夕雨歇
天清風微月明瑤兔無烟銅龍有聲俄夢天之西際燿
以照物綵雲罽裂大佛中座嶽嶽以觀止熙熙而啟言
曰斷予一臂衛之一方旣覺而思現乎形昭像也斷一

臂誓誠也衛一方保衆也始嘉其異姑默其事後創其
意乃命自賓席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乘步乘之逮衆
庶其有植信根之深者映慧燭之明者許一以金投吾
俸中將橫于肆俟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卜境擇日鑄
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徐登上昇之地
其日圓空鏡然江山四爽燦爛之上騰爲烟雲盤旋氤
氲五色成文又有羣鳥或若鴻鵠或如鸞鵲交翔而間
鳴自寅而及午斯佛也一瀉而成翌日我公禮闕之乃
與夢中一類其形儀長短大少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
別鑄而會其像大工慮其不就計以一臂別鑄而會之
乃暗符夢中我公神之而露其夢於是迎入府之別亭
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瞻拜時不之怠冬十有二月
丙申會僧千千以幡以幢以鐘以磬引歸于開元寺壽
山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于左右左右三十二
相足八十種好具螺鬘纍纍以成髻珠隱隱以炫額檀信
及門而膝地童耄遍成而掌膠夫如是豈非千百億化
身之一乎不然者焉得入乎夢而如乎神成乎形而如
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缺者哉其應現感通復爲之殊
矣大矣哉且先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也
者以無爲爲志之也授心印於虛空象也者以有爲爲

志之也。疊慧力於報應論者。咸以之爲風馬。曾不謂象
猶道之毅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梵僧
不慎其像。東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
出。設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必能從容朴素。遲回仁義
詐僞未之亟。蠹也。奈何天將後之。豈徒然哉。豈不以仁
義之生也。曰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桀。受至于列國
之際。強秦之立。癸受之悖。壘壘其躅。天謂仲尼之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迦牟尼於中土
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獄之鐵縲。一無苟免。上智聞
之。風波萬態。逆飜而幽府之鐵縲。一無苟免。上智聞之
若鏡之磨。中智聞之若泉之澄。下智聞之若火之燒。謂
之爲有。則河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爲無。則應現
感通之事。尋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福。一貴賤。則爲
裨教化之一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金厥地
蓮厥宮。張法橋。可以渡人。無刑網以束俗世之敬之可也
怠之可也。驥之可也。繇是有委之國君。委之大臣之旨也
旣而委之則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曠代之生也。有
神僧識仗鉞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人譏築城之盛也。
契菩薩說初丙午歲。我公至清源。未仕時。有僧號涅槃
于衆中。駭而指之曰。金輪王之第三子降人間。幸勉之。

專生殺柄又閩之侯未嘗至宰輔晉時郭璞記曰南臺
江沙合卽有宰輔相我公之登台席也江沙契焉又梁
時王霸怡山上升山在府城之西五里光啟丁未歲衢
之爛柯山道士徐景立因於其仙壇東北隅取土掘得
套瓶七口各可容一升水其中悉有炭上總蓋一青磚
刻文字云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未滿一千歲是有
系孫列後來是三皇湖水蕩禍殃巖逢一乍間未免有
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閭疆其壇東南有阜茨樹古
云真君於此樹上上升其後枯矣至咸通庚寅歲復榮
茂也又矯山僧號大安頃坐西禪者乾符中曰府城之
到九仙三橋其中乃菩薩行化今之新城及焉夫神通
爲佛魂交曰夢神非夢而罕通夢非神而不感我公之
慶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設有二
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綵雲經天甘露粒松香
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
公詢翰林承旨知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偓中書令
卿耶王公滌右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卿耶王
公拯刑部員外郎宏農楊公承休宏文館直學士宏農
楊公贊圖宏文館直學士耶耶王公偓集賢殿校理吳
郡歸公傳懿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從之聲齊褒向

甲乙昇第巖廊輻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安於
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
值斯佛之成斯會之設俱得放心俟於苦提樹上歇意
馬於清涼山中我公乃顧幕下者泊俾刻貞石以碑之
涖以甲科忝第盛府蒙招刊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於
厥旨經云作佛像之功德斗量海以有盡塵碎刳以無
窮至若青黛之畫辟支一金之補毘婆戲爲之而以草
木思見之而刻楠植其猶現其生羽虞鼓鑄於神仙
乃儼至誠從靈感銅乎萬萬金乎千德豈可以邊以涯
之山卜貞吉於水火之數其積功累德可以報應之
而言之哉或曰梁武帝之隆釋氏之教不隆釋氏之旨
昧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教不隆釋氏之旨所以然
也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釋氏之教不隆釋氏之旨所以然
人蓋殊路而同歸彼宵旰於萬有故一人也夫不獲若
諸隍中此濟度于觸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梁武
帝則不然以民之財之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梁武
已帝億兆而不乳削頂額以言覺所以然也歸諸
我公爲邦則忠孝於君親自興兵以來天下以三司之
泉皆名直進獨吾公以俸錢爲直進三司之運悉如舊
焉闕庭大稱其美牧人則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

壽山以昭皇帝辛酉歲西巡發誓願以祝熊能乞車駕
之復宮闕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追薦于先世其二進于
四大中神光爲軍旅也爲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三進于
上其三附于壽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塔月三其齋或千
僧或千佛疏乎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民而已後焉
況斯佛已之而不已與賓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
其地出明珠海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瑪瑙
幡幢環珞周乎多寶之湧也開元定塔基掘地丈有五
尺之深得寶珠坐以金錢又於海中得珊瑚樹凡二百
餘株矣夫其元貺之如彼靈感之若此則斷一臂衛其
方斯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洎是輒奮筆而無愧爲其
詞曰託入佳夢鑄成鴻鑑毫光法相銅肌金膚恍惚現
形昭彰合符不有爲也其如是乎唐一其宇越百其區
伊閭之設于地之殊西城賦奴東塹鰲隅匪德莫處惟
仁靡逾懿其橐籥飛作醍醐焦山草木不得蘇苦海
波瀾不得不枯仙花罔謝慧日寧徂永茲一方盤石其
都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淳熙三山志聚書建
屬諸邦僭竊獨遣使出海道奉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
朝貢民不見兵革殆三十年

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

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淳熙三山志甘棠港舊有巨石屹立波間

舟多溺覆唐天祐元年瑯琊王審知具牢禮禱於神將

祈之其久雷雨暴作石皆拂解遲明安流如砥昭宗詔

獎之賜號甘棠神曰顯靈侯三年賜德政碑五代史謂

閩人私號誤又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勅立王德政碑

銘禮部侍郎干兢之文也碑今立廟中

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特進檢校太

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

州刺史上柱國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

王審知德政碑銘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上

柱國臣于兢奉勅撰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

名禹別九州堯咨四岳莫不束求良輔宏濟兆人彰克

勤克儉之能垂可久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循仲

尼富庶之言旣茂勲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瑯

琊人也其胙土命氏疏源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

以大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郡焉曾祖父繼贈太尉公卽

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卽

太尉之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譽藹鄉曲善于和
衆土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旣嚮其名又以所屬泉
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嚴在軍病
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泉牧遂
以郡委於仲弟審邦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者屏去爲
善者獲安於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於是剗其
訛弊整其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遘
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
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
雅識理融明稟嵩嶠之真精得圯橋之妙畧及膺帝命
寵陟齋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蒞政草樹逢春一
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
龔以運屬艱虞人羅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旣統藩
垣勵精爲理強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
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汚萊盡闢鷄犬相聞時和年豐家
給人足版圖既倍并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盡徹夫述
職之道底貢爲先九丘五經序於厥苞伍伯是徵於縮
雖旬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輸賦唯公益堅
尊獎慎守規程松栢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天庫充
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常以學校之設是爲教化之源

乃令誘掖童蒙與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與於國
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閭閻川以南地惟設險人尚爭雄
或因飢饉薦臻或以刻剝爲苦藿蒲易聚巢穴難探公
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實爲虐爾復何辜示以寬
仁俾之柔服遂數十年之氣祲遠致廓清一千里之封
壘旋觀昭泰張網以單車入壘虞詡用絳縷擒奸以古
况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實繁聚歛之
臣名額滋廣卽山鳩利任土庀財峻設隄防頗聞調贍
泊纏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之輪蹄鮮
至公按其程課令以權衡盡叶舊規尤彰宏業而又奉
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興導師如虹梁雕拱
重新切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毘尼之藏而又盛興寶
塔多捨淨財日麗飛甍霞攢彩檻頑艷迴向遠邇歸依
用俾羣緣皆同妙果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舟車
罕通駭費罔獻者亦踰滄海來集鴻臚此乃公示以
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慕華風宛土龍媒寧獨稱
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寧存亟命訪尋精於
觀魯壁之遺編莫抹周陵之墜簡寧存亟命訪尋精於
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籤題森羅卷
軸夫四隣共守蓋當偃革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衝之

儻是以恢張制度固護基局程功而莫匪子來作事而
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嚴邑湯池會
何足數折筋縈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茲永逸兵戈
薦起帑庾多虛凡列土壘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擁滯
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鄆市
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鼓摩
肩競敦廉讓之風驟觀樂康之俗閭越之境江海通津
帆牆蕩漾以通波篙檣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
崎怪物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薦祀神祇有
威必通其艱險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長鯨弭浪遠近
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鶴爭馳而及賜名其水爲
聞而異之優詔獎飾仍以公之德化所及驅力士以鑿
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人以鞭石驅草於疾風
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貞金於大冶認勁草於疾風
不有良臣誰康澤國尋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如故
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彌新殊渥又改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然而物議與詞功厚賞
薄以爲爵祿未稱疇庸於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
校太保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公之仲
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于茲黠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

惟雍睦氣稟溫頡契墳簞政侔魯衛可謂高明輝映
超絕一時者也公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
勲格穹昊德服華夷奉大國之歡盟爲列藩之表率今
節度都押衙程贊及軍州將吏百姓老等入懷化育
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
著匪石情堅累貢表章願陳保證朝廷冀宏誘勸特示
褒揚將建龜趺合徵鴻藻觀聽親飲微猷今之執簡濡
毫得以研精覃思俾陳懿績實無愧詞乃作銘曰日月
麗天舟楫濟川內外克允股肱惟賢淮水長清緱嶺
率慶隨祚遠材爲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德求瘼斯勤
頌條有則冠軍被疾付以師律政教翕張士庶寧謐
彼閩越帥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洋元戎
啟行有典有則爲龍爲光高懸秦鏡理道自靜比屋懷
仁連營稟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其輸委無憚險艱
周征之術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勿失輕徭薄賦謳
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邵杜鄉校皆遊童紫來求雅道
靡靡儒風優優惟廵吹毒久依山谷岡忭陸梁竟欣柔
服法寶梵宇勝因所主崇構斯精福慶攸聚佛齊之國
綏之以德架浪自東縣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麟

臺轟爾武觀森然番插其勒維堞連雲永制爾敵用壯
我軍關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
勞神改驚濤役靈祇力保千萬艘劉驥荀龍頃茂雍雍
惟邦惟翰以侯以公元帥梁王武步龍驤挺彼七德削
平四方公能事大推心斯在風雨無渝歲寒不改殊勲
茂績盡瘁宣力國之丹青邦之柱石位冠台鼎任隆兵
柄重以徽章寵分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風貞珉是勒
垂之無窮天祐三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一日准勅建立
將仕郎前守京兆府鄠縣尉直宏文館王侗書北夢
瑱言福建道以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
閩王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
甲神自稱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
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翼未終海內靈怪
具見山甫乃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
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
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
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畧得披覽而其本偶亡
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
山甫卽共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淳熙三年春不雨至
縣萬歲寺祈雨僧義收後梁時人貞明三年春不雨至

五月義收以膏熬指不雨積薪通衢祈七日自焚炬舉而後雨後遊洪州將歸俗遮畱乃截左臂付之曰吾去後不雨出以臂必應衆塑其像以臂附之今真身住寺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

四諡曰忠懿

五代會要忠懿故福建節度使閩王王審知諡

子延翰立

五代史同光元

年審知卒子延翰嗣爲弟延鈞所殺錢昱忠懿王廟碑文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功及於國道濟於民生居土茅沒饗廟食者求諸前史罕有其倫是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跡汚陽致祭實表舊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苟無所稱實曰誣祭惟忠懿王非誣祭歟公名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祖曄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於是郡遂世爲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恁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木始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析派魁秀機辨明敏負生命世之才公卽太尉季子也形質魁秀機辨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交友學韜鈴之畧者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之敵遠近服其義勇隣里推其孝

弟常有相者詣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當位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尋遇陟岵興悲在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焉乾符末鯨網全疎鳬毛屢落摩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脫未裂裳四海盡疲於征戰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是時待價之極溺揀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電之踪屬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霍耶之土宇遽言得志遂敗無厭但思於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災樂禍因乃大掠部屬旁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遍侵四境緒內乏嬰城之計外無善隣之助遂率衆以作竄欲避地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匪縱橫幸豫章懦怯之中偶番禹殘害之後几經藩翰靡或支吾自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不戢人愼無恒狃蒲騷者終至敗亡奸草竊者焉能長久動蓄自疑之志轉垂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爲部下所害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旣負出羣之才仍諳武事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惟

謙事長必順雖與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早
事二兄常若嚴訓豈有弟爲大將兄居其下者乎遂奉
長兄潮以帥其衆仍復清源爲所理之地公由是惡道
途之多梗憤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尅平羣盜外
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
大順冬廉察遠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
尊奉題緘而不遜恣行誅戮罔事綏懷人旣類於倒懸
時合當於逆取公比緣觀釁固得徵詞遂舉勤王之師
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年而圍
梟首以獻公旣戮元惡乃布優恩凡曰脅從悉命宥過
用仁信以御下行慈惠以恤民令未浹旬已聞致理百
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明又能成功不居讓德
無媿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仲兄邽迭居舊邦武
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憝吳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
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遠求薦擢遂奏授本道廉察及
泉州符印偕命焉尋朝廷以寰海挺災久勞我武東南
靖亂獲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襦袴之惠遂升本
州爲威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爲節度
副使獎勲績也洎元昆疽謝衆庶歸依公乃恭受遺言

式俟朝命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自從初授公檢校刑
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將委什連之任攸居
武職之勞一之日訓習驍雄二之日蘓息疲瘵用心數
月善政聞天於是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齋壇高築
軍幟大開分州司屏翰之權握從鼓輦之任未幾顯
居使相特錫戶封方隆推轂之寄尤藉秉鈞之力當多
難未弭聊同指臂之相須及具瞻有歸實賴股肱之迭
用式資補袞俾重賽帷天復元年載正乾綱重光帝座
言念七閩之地符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
武庫戟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
逢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貢川陸不繫其
餘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
欲酌懋德豈限彝章天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
實封一百戶尋屬龍蛇起陸戎馬生郊人心不厭於有
唐天命已歸於新室公知微不爽居閭閻欺梁祖之卽
位也纔顧作解之恩繼舉疇敷之典三公互拜萬姓連
封呂尚帝師之尊官榮已極子儀中令之貴攷限維同
尋復進封岡王加福州大都督長史追莊宗之建王業
也神京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詔
遂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北闕之恩用係南門之寄公

方推拱極既効安邊惟治民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
於綿篤百靈無效五福先全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
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朝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
既增慙老之悲豈怪錫終之典冊贈尚書令諡曰忠懿
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蓄養
百姓得深溝高壘之故有披堅執銳之衆瞻水陸之產
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
也連臨淄之袂投泥河之簞及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畧
涵大度內用小秋慎刑既及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畧
犯則不赦令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煖民
惟道化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爲政矣言必皆中行罔
自欺非正詞不入於聰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
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
子之歌者心誠荒唐每當燦石之威未嘗操扇纔屬鷄
鳴之後早見嚴喪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
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
以訓誨設厨饌以供給於是兵革之後庠序皆忘獨振
古風鬱更舊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
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志宏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
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駕鶴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

途而借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簪珥之行其餘草澤
蒐羅魚車待遇者固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
天事地奉道饗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
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苾芻散布於
諸方有作良因伽藍偏滿於樂國煉事非爲已願乃鑄丈
六令身有銘麗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爲已願乃
民此得險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
常爲恃險之戒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孟數
郡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儔未繼踵在佗燮自尊
之患固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
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冊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
人口忠節書於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迨茲陵谷變
遷箕裘廢墜寂寥闕以時之薦淒涼同乏祀之悲士農
工商募舊政以如在潢汙蘋藻望遺廟以不存丙午歲
我師恤鄰閭境向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絕之義既克寧
運隅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絕之義既克寧
於民庶思咸悅於鬼神每念閩川所歸本由王氏而盛
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燼之香而春秋二時宜陳邐豆之
禮遂命以公舊第爲忠懿王廟仍叅常祀之數霸主爰
修於廢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枝尚存故物豚肩

尊酒蚤薦惟馨壘山庭日角之容立偕老于飛之像庭
廡未周於工績槐植旋改於光陰舊徑難尋已絕羅舍
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旣乖之儀殊
缺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
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答福謙之祐遂申威秩之典
凡曰祠廟毀廢競出錢帛修完乃命銜直將躬授人工
旁搽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咸新曾不踰時已
云告畢奢儉得以中度規制得舊物以合禮朱軒粉壁隨
霄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吐色挺曹筆則陰兵欲
動聞郢工則神馬欠嘶步從悉周精靈如在矧以故鄉
將吏開幕賓僚當其草昧干戈屢經勞苦泊自拊立臺
構盡饗崇高乃塑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
以配享焉斯廟也前瞰清流右連淨刹一路自無於塵
雜四隣皆屬於幽奇曉霧纔開先露列隄之岫疎鍾雖
近不驚繞樹之禽公昔也常游宴於斯今也復祠祭於
此始易宅而爲廟矧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衰令名
未朽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之盛乎昱叨居是藩獲
畢斯事仰嘉猷之未遠聰遺愛以長新爰屬短裁庶存
實錄燕然敘事雖有謝於孟堅峴首感人亦未多於叔
子乃爲銘曰極天曰嶽惟嶽有神蓄是英氣生爲異人

千宵利劍瑞世祥麟爰當季運寶庇蒸民唐德將衰羣
雄欲出陰霧垂地祇氣蔽日豺豕猖獗荏蒲縱逸苟非
偉才焉濟王室權爲巨盜緒亦朋奸欲亂中夏首屠光
山誰爲英傑同罹險艱終則竄跡能無厚顏爰率部民
同徂萬里緒爲衆惡公得衆美因戮克人遂奉君子立
功著名自此而始漳浦旣寧清源復平遂以政事授於
難兄孝實至性謙惟真誠靜可攝讓亂則經營憤彼閭
川拊茲裨將苛虐漸篤政刑俱喪銳旅大驅凱歌連唱
克定一方式諧衆望始參武職已播殊勛屏翰之美朝
廷備聞迨居重鎮繼事明君盡忠竭節松茂蘭薰偃仰
大藩蔭床五郡雖曰功庸亦由時運二柄齊舉七德兼
訓令子令孫常年振奮眞王重望上相清規陵谷雖變
馨香不衰俯緣甲第遂立嚴祠年禩屢易蓮豆或虧霸
主推恩良時有待舊廟克新遺蹤不改矣爾金碧儼然
神彩靈貺芳名千秋如在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

九國志三 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
川卒酉授

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

不王何待之有于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

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

九國志天成元年已丑建國曰閩稱王

延翰爲人

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

未替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

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

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

爲崇而卒

五國故事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翰娶博陵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嘗以練縛

侍姬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于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博

陵之鳩故也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

與延翰不叶

淳熙三山志美宅里祭酒嶺俗呼爲進酒

子祭酒時延稟守建州與延翰有隙遣使覘之延翰命

溫往錢且鳩之溫歎曰唇亡則齒寒吾寧以一身代萬

人肝腦塗地引卮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

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

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鏐九國志十二月延翰遇弑

鏐審知次子也唐卽拜鏐節度使累加檢校大師中書

令封閩王五代會要唐天成二年五月封福建節度使

文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使

持節舒州諸軍事守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瑯琊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延鈞拱北華星圖南巨翼五

馬之聲光首出八龍之價譽相高旣綰珪符俄從金革

在原無惠咸推晉后之賢當璧有徵大叶楚人之望而

又心傾皎日義惡浮雲建溪之誓帶如河閩嶺之礪山

齊嶽父風宛在臣節彌堅是命高建牙璋洞開玉帳錫
以油幢瑞節廣其綠水紅蓮寵冠阿衡貴同緹騎尊以
師而表敬實其戶而增封井示真榮仍加懿號勉膺殊
渥永保令終可依前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
軍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充
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
鄆王鄆王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七月進封福建節度
使王鈞爲閩王九國志天成二年五月癸丑以爲節
度使封鄆王閩王三年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
七月戊辰進封閩王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
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
鱗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鱗銜之冊府元龜閩王
延鈞初封閩王
表兄延稟爲建州節度使累官至中書令長興二年延
頃之延稟以軍州委長子繼雄退居別地
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

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

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

延稟見執麟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

稟不能對遂殺之

余良弼英烈王廟記惟王姓王諱延稟忠勇剛正之節五代史世家章矣

圖經又加詳焉爰自朱梁正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

授刺史逮唐天成初王延鈞嗣閩王位拜奉國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侍中長興二年提兵

往福唐未匝師而薨後二年立廟於建城封靈昭王實

延鈞龍啟元年當末帝清泰元年也晉天福末王延政

據建州改元天德加封武平威肅王厥後閩地併入南

唐保大三年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唐五國

封宏烈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唐五國

延稟審知之養于眇一日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

也翰旣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立延鈞爲主自還泉州

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

疾以死示稟稟復來遂以兵迫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

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
之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
長興三年

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鏐皆爲尙書令今皆已薨請

授臣尙書令唐不報

五代史延鈞審知次子唐長興三年上言吳越國王錢鏐薨乞封爲

吳越王不報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二年七月封故
閩越王無諸爲富義王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奏也

遂絕朝貢鏐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

信建寶皇宮以居之

淳熙三山志僞閩僭號改作踰制通文永隆之間宮有寶皇大明長

春紫微東華躍龍殿有文明文德九龍大醺明威門有紫宸政金應天東清安泰金德錢氏內附廢撤無畱者

又旣建寶皇宮又建東華宮守元謂鏐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

爲六十年天子鏐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旣

而復位

淳熙三山志長興元年十二月延鈞感道士遣言以其子繼鵬權知軍府事三年延鈞復位遣

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

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鱗乃卽皇帝位受冊于寶皇以黃

龍見真封宅改元爲龍啟國號閩追諡審知爲昭武孝

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

五代史未

幾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于朝廷

國志長興四年正月稱帝五國故事延鈞僭稱大號

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啟卽位日被袞冕遂恍惚不能自

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

安後于諸寺賽祈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

大閩其應天順人有如此者淳熙三山志追封祠爲

秦國公追諡延翰曰莊王升繼鵬爲長樂尹二月加尊

號四月封平章事判六軍諸衛長樂尹繼鵬爲福王

而閩地狹國用不足

淳熙三山志僞閩時墾田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三頃一十六畝有奇

白配錢二萬三千八百八十四貫四百八十四貫四百有奇

斛斗九萬二千七百餘石外官莊田不輸夏稅惟徵租

米八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石有奇

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

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磷使彥視鬼于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卽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磷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

淳熙三山志北廟遺愛門之外去州十里

王姓劉氏諱行全唐末事其妻兄王緒爲將緒爲秦宗權所逼折其軍南徙以王爲兵鋒至漳州緒忌而殺之忠懿有國悼其死非罪爲立廟州北乾寧四年奏封武寧侯梁初累封昭威王凡出師捍敵陰助顯著貞明五

年備以間於朝
進封崇順王

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撻擊其首鱗以語

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鱗遣人問之英
言頭痛鱗以爲然卽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
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
吳人攻建州鱗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
曰得文傑乃進鱗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
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
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礮文傑于市
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已
不及初文傑爲鱗造檻車以謂古制疎濶乃更其制令

使領台州刺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
宵臆延鈞忌之一日延鈞宴羣臣酒酣顧謂仁達曰趙
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
冲爲強臣所蔽故有此弊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
美惡陛下皆見之動息飲啄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
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以
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卽欲殺仁達私
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畧當吾之世猶可駕馭觀其詞氣
非幼主臣也後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荅審知
竟誣以叛誅之
婢金鳳姓陳氏鱗嬖之遂立以爲后陳金鳳外傳陳金
后也延鈞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官女裸卧又遣使于
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狎狎於內令
宮女隔屏覘之三月上已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宮
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沉麝之氣環珮之香達
於遠近途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十
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
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
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

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鬪綵舟青蒲紫蓼滿中
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土女綺繡夾
岸維香如市又延釣爲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爲棹
榆琉璃爲櫓瓦檀楠爲梁棟真珠爲簾幙範金爲柱礎
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
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
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
歸郎鱗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鱗已病繼鵬因陳
氏以求春鶯鱗怏怏與之陳金鳳外傳小吏歸守明弱冠白晢如玉延鈞嬖之日侍
禁中負綠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于
金鳳造縷金九龍帳于長春宮極其靡麗延鈞歡甚益
昵歸郎日宿于內不出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
一歸郎後李倣盛飾其妹春燕以進冊爲賢妃不復御
九龍帳矣元夕御大酺殿觀燈賜宴各賦大酺樂前翰
林學士承旨韓偓感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

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

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

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鱗饗軍于大酺殿坐中

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爲鱗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

可殷于家明日

九國志永和九年十月庚辰

晨朝鱗無恙問倣殺可

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鱗聞鼓噪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爲絕

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鱗立十年見殺諡曰

惠皇帝廟號太宗

五代史清泰元年遇弑子昶嗣五國故事鱗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

金盆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弑

九國志諡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

繼鵬鱗長子也旣立更名昶

五代史昶嗣僞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

九國

志既弑隣明日辛巳卽位改元通文五國故事昶本名

既而稱節度使奉表于唐繼鵬僞封福王卽

鈞之長子也鈞既爲皇城使李倣所弑而立昶昶遂改

元通文冊府元龜王昶僭號以其子繼恭爲福州節

度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

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

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啟聖門奪倣首奔

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淳熙三山志天

繼恭奉表于晉請置邸都下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

其子繼恭臨海郡王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遣使貢奉至

晉祖乃下制封昶爲閩王閩止稱閩王其子繼恭稱節度使

晉封昶爲閩國王封威武軍節度使繼恭臨海郡王別

賜昶楮袍辭曰旣襲帝號請不行策命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

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

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

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清興錄閩士劉乙嘗

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集書籍凡因飲酒致失祀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于終身祀

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袒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

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袒意求

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

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

使者于是以元弼下獄冊府元龜天福四年十月庚戌袒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使僚

佐鄭元弼來朝貢其方物致書於執政曰閩國一從興建久歷年華見北辰之正位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

願言遐想文不逮誠遣郵吏林恩列狀申述壬子詔曰
朕仰承天命肇明帝圖黃屋非尊若生在念旰食宵衣
而修庶政惟恩示信以御萬方要荒未綏責躬勤止誕
慕文德不慙夙心乃睠厥閭素惟藩翰王昶昨修傾向
來効貢輸朕亦釋其前非待之厚禮越羣方之常例崇
列國之真封爰及繼恭並升方伯不意恃其險阻肆彼
僭差矯誣上天仰侮君子左散騎常侍盧損等泛舟陽
海持節遐陬元弼再詣闕廷使林恩別陳狀訴隳君臣之
使臣造鄭元弼再詣闕廷使林恩別陳狀訴隳君臣之
事體希書札以往來悖禮慢言長無畏忌朕顧惟寡昧
虔荷景靈所慮德之不修豈患人之未服然以失道慙
義引惡素常人祗之心憤怒俱至是用懲其跋扈何須
振以威刑鄭元弼等處此亂邦羅茲虐政諒非獲已良
可哀矜宜令所司切加安撫所齎文字及諸貢物不在
通進并諸州綱運等勒林恩鄭元弼管押速歸兵部員
外郎李知損等奏曰王昶僭踰名器嫚瀆朝廷雖天罰
之未行在國章而當正所頒詔命過示寬恩且匹夫犯
法之賊尚猶徵納而還裔不臣之物豈可放還伏請禁
錮來人籍沒綱運帝可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
共奏林恩等卽時下獄

之君不知禮義陛下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

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洛中紀異錄昶既爲朝命

所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卽將籍沒之物爲贄晉祖
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僞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
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不敢拒之旣而昶又遣使于契丹
求馬由滄濟淮河路南去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
昶亦好巫清異錄閩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
工之雨天三昧宜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馬令南唐書道
召六宮設三昧燕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生閩仁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
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
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
者建隆初敬洙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厲
自訴爲祟之由紫霄詰旦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
符送之敬洙卽愈有僧於溪畔觀亭苦大石橫直累工
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嚙之

命鎚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
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
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
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陸游
南唐書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有陳守元者亦道士
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
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
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清異錄道士譚紫
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又拜陳守元
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熾則沃以蘓合油爲天師而妖
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
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
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
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
淳熙三山志佛國院孝順里二年置初陳守元以左道
事王鐸因築寶皇宮又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像日作

樂奏章祈太一神丹逾年雙鶴徘徊而三年夏虹見其

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

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

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

陳金鳳外

傳繼鵬弒延鈞自立以春燕爲后欲廢元妃李氏宣徽

使葉翹上書極諫繼鵬批其尾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

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

又遣豎人陳窵以空名堂牒

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

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子給賞獨厚于

他軍

淳熙三山志乾符假擾陳嚴置九龍軍王氏繼之

自衛竊立龍虎天霸等六軍及拱宸控鶴宸衛三都以

皇故號斑斑猶在清異錄王昶傾金錢市名馬凡得

五匹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拱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里將軍致遠侯涯注郎驥國公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鄴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鄴

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

九國志通文四年閏

七月辛巳夜

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

淳熙三山志通文四年王昶奔至梧桐嶺

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

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

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諡昶曰康宗

五代史昶改元通大後遇弒審知少子延羲嗣

九國志諡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

宗五國故事昶性狂狷忠懿之勲舊悉屏去之威武軍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取延羲于私第而立之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

隆九國志延羲自稱節度使閩國王時通文四年閏七

月壬午也是月改爲永隆元年又奉表于晉在國仍

用天子制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十一月進封福建

節度使王延羲爲閩國王通鑑考異晉高祖實錄天

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曦威武軍節度使閩

國王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曦威武軍節度使閩

位改元永隆移書于隣國曰六軍踴躍于門前羣臣歡

呼于日下永隆清異錄王曦紹僭跳梁閩越淫刑不道黃

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崇妙寶聖堅牢塔記

撰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柱國賜紫金魚袋林同穎奉

書夫古之塔者兒童聚沙授記聞諸金僊子鬼神碎寶

成功歸彼鐵輪王今之塔也非實非沙彌堅彌大鑿鞭

來之巨石狀湧出之浮圖是故人但有心佛亦無體心

以不貪爲戒寶卽同妙體以不磷爲名石還勝寶我當
今不貪文聖光德隆道大孝君臨域內佛在王中
雖日惣萬機且躬行十善嘗曰植福靡因平地賦命弗
目乎天猶吾基構之肯承亦我梯梁之夙設而今而後
念茲在茲三年歲次辛丑冬十一月上視朝之暇
顧謂南面城中西來山左林繁簷簷重滿國以馨香艸
偃茲芻占度年之蒼翠可安之宰諸鎮此高岡是月八
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暨年
佛月良工告成凡二十六門七十二角并隨層隱出諸
佛形像共六十二軀繇是影籠千室猶趨潤礎之隅勢
入重霄已戴補天之色壯矣哉壽嶽因之永固他山爲
之一空設使王曰毘沙擎應不動臺稱壘土比則非牟
作之者莫與爭功目之者自然生善臣叨承山綽俾屬
受辛瞻八面之貞明相高聖德舉一隅之磨琢畧類微
才將何確論宏規虛忝堅令善誌却於文罷特地魂驚
蓋不容揖讓洪儒彫鐫翠玉唯深幸矣敢直言之永隆
年歲次文於篆月日記神光寺長講雨經三論大

德賜紫
孝皇帝王曦

鑄大錢以一當十

十國紀年閩史王延羲
永隆四年八月鑄永隆

通寶大鐵錢以一當鉛錢百泉志案此錢徑寸四分重十銖二系文曰永隆通寶字文夷漫制作不精以銅爲之五代史不載錢文十國史又遺銅品此錢計當時所鑄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

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旣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

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

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答

文獻通考閩主曦欲

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曦弟延

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政爲建州節度使人稽神錄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

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兩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日已入
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
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
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至牆壁煥然可愛人聞之競以
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封富沙王自
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曦立不叶

威武軍延曦不許因授政爲建州鎮安軍節

度使延政乃自更爲鎮武後數舉兵相攻稽神錄建州

復僭號大殷皇帝改元天德梨山廟土人

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

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

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於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已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旣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卽以此劍自刎而死

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于民也剖棺斲尸弃之水中曦性旣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尙氏有色而寵

清異錄僞閩甘露堂前雨株茶鬱茂娑婆宮人

呼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新芽堂中設傾筐會又
有得福建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于閩王
曦遇通文之禍爲內侍所盜轉遺貴臣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

相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

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五國故事延

夜之飲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曦在位爲長

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殺王氏遂滅連重遇弑

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

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尙妃之寵欲

圖曦而立其子亞澄淳熙三山志永隆三年九月以瑯

琊王亞澄爲威武軍節度副使封長樂乃遣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于二公奈何重遇

等懼六年三月九國志正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

于馬上而殺之諡曰景宗

五代史延義嗣僞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遇弒兄延政自

稱帝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爲李景所滅

九國志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

稽神錄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

啟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

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

審知尅晉安盡有顧聞之地傳國六十年至于延曦立

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

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爲左右

所殺王

氏遂滅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浯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

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

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

南郡新書王延政獨據建州稱

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

聞有五縣天子

錢譜天德重寶僞殷王所鑄之錢漫

有殷字

泉志閩史曰王延政天德二年鑄天德通寶

大鐵錢一

當百董道曰建州王氏錢面文天德重寶背

文穿上有殷字余按王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通寶重寶之異亦當此鑄二品耳明年連重遇

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啟

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

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

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

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

州許文縝守汀州

九國志許文縝泉州同安人少事審知爲給使累歷內職昶襲位遷文思

院使延義立改金吾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

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黃紹頗守泉南而臨汀亦叛以應

文進畱從効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縝懼乃諭郡人

歸歛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爲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

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
稹率衆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
明年文稹率軍吏赴金陵復以爲汀州刺史未幾改
蘄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
薦文稹有武幹璟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爲周師所破
擒文稹世宗釋不誅璟割地歸欵世宗放文稹歸璟以
其失律不復用歸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
同安坎壤而卒

畱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

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勲爲

刺史

冊府元龜王延政僭號以其子繼勲爲泉州刺史

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

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稹懼以汀州降于延

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

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

淳熙三山志開運元年朱文進弒曦自稱閩王稱藩于晉

十二月閩王使人奉國璽歸于王延政丁酉林
仁翰斬閩王及連重遇殷將吳成義入福州謀迎延

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五代史補江為建州

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
奔江南乃間道謁為經數日為且與草投江南表其人
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為
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
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
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
宿誰家聞者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
莫不傷之

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

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

九國志黃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為鄉兵
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
送首于建安迎延政歸王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仁
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為福州在城鎮過

使繼昌庸懦無馭下材人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
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
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子戮於市
發兵討之時仁達已推立卓儼明令仁諷爲城西門軍
帥以捍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
軍大敗退而謂繼珣曰忠信仁義士之所守也舍此無
以立吾頃在建安嘗攻伐今不見利忘義不能慎守晚節
是不忠也富沙託子於我曾不營救中道而變是無信
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是不仁也棄其妻
子使爲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旦夕歸地下何
面目以見之因拊膺而哭繼珣曰大丈夫殺身徇名何
顧妻子且置之因拊膺而哭繼珣曰大丈夫殺身徇名何
仁達翌日擒斬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
之并殺繼珣
王壺清話建州老僧卓嵩明戒檢清潔精持無怠徒衆
甚盛其右目重瞳垂手過膝嵩明自厭之謂其徒曰此
吾宿世冤業有此異相必爲身累出家兒安用此爲及
江南收建州以上將祖全思查文徽率衆襲建師夜出
隔水而戰陣陷文徽潛師以出繼之以輕銳腹背夾擊
建人大敗踰城而遁保安及歸無主內臣李義者以

崑明有重瞳之異可立爲主遂推戴爲建安主崑明笑謂衆曰檀越何誤也吾修兵斷妄觀身如夢君雖推我奈無統御之術果爲李義所殺義自稱留後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

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

義驢開評重瞳未必皆佳也史

記載舜目益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成否桀可知矣五代時李後主煜一目有重瞳後竟歸朝以死其後建州一老僧卓儼明兩目皆重瞳內臣李義問乃自立送欵之強推戴既而爲義所殺亦自無其福也

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

五國

故事僞朱文進者王氏時爲客省使既弑其君延曦乃稱藩于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畱從効殺文進所署刺史文進發兵攻之爲泉州所敗連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爲淮兵所阻指揮使李孺贊乃推僧卓儼明爲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方達將自立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幾殺之自立孺贊本名達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充福建節度知閩國事復求爵于朝廷不允遂歸江
南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僞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
覲復不聽命遂爲江南所攻告急于浙發兵救之圍解
乃覲于浙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爲浙兵所戮其弟孺贊
亦誅而景兵攻破建州九國志楊思恭建州建陽人少
尉延政聞其名辟爲節度巡官襲位遷戶部尙書時兵
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爲僕射錄國事增山澤隴畝
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算道路側目號楊剝皮唐兵至
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列寨相屬斥堠甚明
唐人不敵逼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詰責
之望對曰江淮間多精兵將帥練習戰事未可輕敵陛
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衆以屬於臣安危之機在此
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爲萬全之策
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侵凌百姓逆睡不交
睫食不知味且彼之衆不過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停糧
將軍擁衆盈萬兵精馬壯今乘危投隙與之角戰是以
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
望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
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

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嗣死
尤衆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又王忠順
泉州人隸本城爲鄉軍與從効同役黃紹頗遷爲軍校
江南兵逼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衆赴難延政屯西
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効
首誅兇黨克定泉南踰越巖險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
赤也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
中衆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爲王氏
臣今視其危而叛去天下皆咎有容我者乎衆感其言
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衆歸泉州
追兵不敢逼退城陷舍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
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
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爲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
一日盜至不能敵遣二親校請兵于審知後期不至將
斬之練氏爲請不得卽密取奩中金遣二校摘使逃去
二校奔南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卽遣兵攻福州時均已
卒矣二校聞練氏在亟遣人賁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
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卽併及矣練氏返金帛不納曰爲
我謝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
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

二將威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子五爲練氏出卹公與
申公皆其後也胡錡耕錄葉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
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
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饒美姬進
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
南唐後爲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
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我已戒士卒勿犯也夫
人返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且我幸思舊德願全此城
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君幸思舊德願全此
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君幸思舊德願全此
屠太傅十三子俱死耳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
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後亦八房子
孫出繼五房耳夢溪筆談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
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
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遣人謂部將
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
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
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
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
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同百姓

誓死不獨生也詞氣慷慨發于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
而人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
踵皆連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遇害閩人有迎
氏後也延政者會爲淮兵所攻不能下其子繼雄至文進拒而
延政之延政終歸于淮南加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鄆
陽焉延政終歸于淮南加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鄆
南都內外諸軍事長樂尹鎮福州三月李仁達殺繼昌
立僧儼明奉晉正朔五月殺儼明自稱畱後奉唐正朔
亦朝貢于晉七月延政稱臣乞兵于吳越八月唐滅延
政諡爲福恭懿王五國故事延彬邇之子忠懿之猶
子也邇死襲其父封于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
櫛日易一汗衫能爲詩亦好說佛理辭人禪客謁見多
爲所沮宅中聲妓皆人將求妓必圖己形而書其歌
詩于圖側題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邇初領
兵至泉州舍于佛寺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旣生而有白
鶴一栖于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
歲豐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朝廷
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
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

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
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
謝宣城人是歲景保大四年也淳熙三山志光啟二年
多誦之
槃人就問之僧云騎馬來騎馬去滅之明年歲次丙午
蓋六十年來騎馬去忠懿嘗問山僧國祚修短僧曰
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
而國亡其言驗矣稽神錄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
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
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
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五代史補王潮之來福建
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畱後潮攻拔之盡有
其地遂爲福建觀察使至其弟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翁
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嗣無識
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爲子昶殺昶
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恤
政事國亂爲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
朝有王霸者卽王氏之遠祖爲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
時愛二阜茨樹因其下築壇爲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
虛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自爲識

藏之於地唐光啟中燭柯山道士徐景元因於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
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逢一
乍間未免有消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爲
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
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爲其所有也代代封閩
疆謂潮與審知初王潮嘗假道於洪州時鍾傳爲洪州與
審知兩世耳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爲鍾所重因謁之
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爲鍾所重因謁之
有僧上藍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所重因謁之
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
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
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
福去矣於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
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嘗爲
上藍所知乃使人賁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問國之
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
錢入腹審知得之荅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
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令內外將吏無姓錢者
必爲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爲連重遇所殺諸將爭

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
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爲錢氏
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閩
書閩縣梁山一名金鰲峰五代徐知證知諤平閩屯兵
處也二人常下江平閩民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圖
像奉之一旦謂衆曰不忍汝遠來歲當別及期相繼化
去未幾神降于人言並奉帝列職斗宮以祐下土于是
閩人立靈濟廟祀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
仙顯靈博濟真人江王知諤曰九天玉闕宣化扶
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祀禮既虔禱無不應畱從
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
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
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淳熙三山志開運三年八月李宏義稱畱後權知閩
國事更名宏達九月後主授宏達節度使知閩國事奉
晉正朔漢十二年李宏達稱臣乞兵于吳越王錢佐乾
祐元年七月宏達朝于吳越以弟通知福州畱後吳越
賜名孺贊十二月孺贊謀叛鮑修讓斬之又梁開平

元年王審知築南北夾城謂之南月城北月城李仁達
時唐兵攻之不下初王氏築城令陶者印甃悉爲錢文
及兵退仁達果歸錢氏青箱雜記王審知治城城有
錢文惡之命刻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
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
而歸款于金陵旣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于
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
也傳載畧福州王氏有國閩王土人語音詭異呼兩
浙爲東鹿亦不詳其字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
門奔入報達之鈞曰寡人土雖不可屬東鹿從鈞遇害
子又去國延義身害國亡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字義始
初言東鹿或作年紀之紀自己之已紀獸鹿文字方定
而畱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
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
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
仍臣于南唐冊府元龜五年閏七月景所署泉州節度

使畱從効遣部將蔡仲贊繇閒道奉絹表

起居從劾本閩中王氏之偏將王氏失國從劾據漳泉
二州附庸於金陵僞署爲清源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封晉江王已十餘年矣至是聞帝平定江淮欲歸附
于我故先遣使奉表來上帝優詔荅之六年五月從劾
遣別駕黃禹錫奉表來上表云臣聞日月貞明萬方咸
炤帝王英睿無所不通竊以閩嶺五州古來一鎮僻陋
雖居于遐陬梯航常奉於上京每因王氏末年建城失
守干戈擾攘民庶蒼黃臣此際收聚餘兵保全兩郡北
連甌越南接番禺况屬貢路未通所以親鄰是附今則
伏遇皇帝陛下道倅諸聖運應千年布文德于中原紹
武王之丕業憶昨上遵天意聊議南征矧以金陵已歸
皇化莫不華夷賓服文軌混同然臣嘗覽史書畧知往
昔竊見孫權鼎分列國地有三吳及于季年臣於大晉
諸道各仍于舊貫陋方率貢于中朝惟彼前規無殊此
日臣生居海嶠實慕華風輒傾葵藿之心恭向炤臨之
德仍進解身通犀帶一條白龍腦香十斤五國故事
冀從劾泉州桃林人父諱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
進等俱爲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王氏以應建州黃紹
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尅建州從劾首請江南之命累

授從劾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歲發疽死九國志雷從劾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爲衙兵征臨汀以功遷允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義據福州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從劾與其裨校王忠順董思安謀同殺紹頗迎立王繼勳爲刺史從劾自署爲平賊統軍俄而文進率兵來攻從劾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於是人心悉歸於從劾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劾遂割繼勳送於金陵李璟以從劾爲清源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劾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于海與福州世爲讎敵南限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鄞水皆援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徵夏斂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劾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劾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劾起自行陳知人疾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內清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爲郡人妻從劾每給其衣食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劾遣衙將蔡仲興爲商人以帛書置革帶中由岳鄂送款內附又請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便不許宋朝

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劾遣使假道吳越
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術校張漢思陳
洪進封從劾遷於東亭漢思自稱畱後從劾疽發背卒
北宋編年畱從劾卒兄從願之子紹鎡嗣領軍務未
幾術將陳洪進誣紹鎡謀附錢其後事具國史原注晉
氏執送於唐推張漢思爲畱後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
江南錄書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
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
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識以爲據遂以王潮光啟二
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爲始年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
丙午而滅故爲六十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
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
其始年則牽于識書繆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國故事畱從劾建隆王戊歲發疽死衆立張漢思爲
帥以洪進副之初從劾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大將且與
張漢思同列從劾死漢思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
洪進爲節副使漢思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
俄而地震漢思惶恐洪進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入衙
署取其符印而廢之洪進因請命于朝廷授平海節度

使太宗卽位乃修朝觀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
公終贈中書令諡忠順京都事署陳洪進字濟川其
先泗州人也曾祖爲閩官遭亂因家泉州仙遊縣唐光
啟中王潮陷泉州以福州觀察使王審知爲副潮卒審
知據其位梁冊審知爲閩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
繼踰年而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
子昶嗣被逐而叔延義立以其弟延政爲建州刺史旣
而背命立國號商六年閩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
進以奪其位復號閩時晉天福七年也文進以黃紹頗
爲泉州刺史程贊漳州刺史許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
王氏爲羣逆分據指揮使畱從効王忠順董思安謀復
王氏於是募敢死士五十人而洪進與焉夜擒紹頗殺
之立延政從子繼勲欲送紹頗首于建州奉延政爲主
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行道逢賊語以泉福
已定賊遂潰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旣而程贊立延政
從子繼成許文稹又以汀州降而朱文進爲連重遇所
殺福人亦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
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明年畱從効劫繼勲使降江
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効泉州刺史進情源軍節度使
以洪進佐之進職統軍使建隆三年從効死洪進誣其

子紹鑑將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副後自爲副
使漢思患其專將圖之一日洪進袖大鑲鑲其門叩頭
謂漢思曰軍使速以郡印見授漢思皇懼急與之卽置
漢思別館使告江南而李煜遂授以清源軍節度使自
太祖平澤潞下維揚取荆湖威震四海洪進大懼乃請
命于朝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拜洪進節度使及江南平
吳越錢俶來朝洪進亦遂入朝至南劍州聞太祖崩乃
歸鎮發哀太平興國三年來朝卽以其地來歸太宗以
洪進爲武寧軍節度使同年平章事從平太原封杞國公
進封岐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諡曰忠順續通鑑長
編宋建隆三年畱從効旣來稱藩聞唐主南遷疑將襲
己頗懼乃遣其子紹鑑重幣往謝又潛遣使假道吳越
入貢紹鑑至豫章而元宗之喪已東歸紹鑑因抵金陵
唐主畱之亦遣使厚賜從効未至而從効疽發背死少
子紹鑑掌畱務居無何吳越遣使聘泉州紹鑑夜召其
使與之燕語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鑑謀叛欲以其地入
吳越執紹鑑送于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爲畱後已爲
副使又乾德元年四月張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
務事皆決于副使陳洪進洪進思諸子並爲牙將頗不
圖害洪進漢思亦患其萌乃大享將吏伏甲于內將殺

洪進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
謀者俱以告洪進洪進亟出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
慮洪進先發嘗嚴兵爲備洪進不許癸卯洪進袖置大鑠從
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癸卯洪進袖置大鑠從
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
處內閣洪進卽自外鑠其門謂漢思曰軍吏以公耄荒
請洪進知畱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遑不
知所爲乃自門扇間投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
之曰漢思不能爲政授我印矣將吏皆賀卽日遷漢思
外舍以兵衛送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
奉表來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又聞十二月唐主
以表言陳洪進首鼠兩端不可聽乞寢其旄鉞上復詔
諭之唐主乃聽命又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己卯平海
軍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
所管漳泉二州以陳洪進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樂善錄陳洪進初與張漢思爲副使漢思老且悞洪進實專
進推漢思爲畱後而已爲副使漢思老且悞洪進實專
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畱公多疑人前
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山河主且人
有千錢之祿者尙不可害况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在

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思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思得以壽終行雲聞而歎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